

明开
夜合

著

S P R I N G

春天的 十个瞬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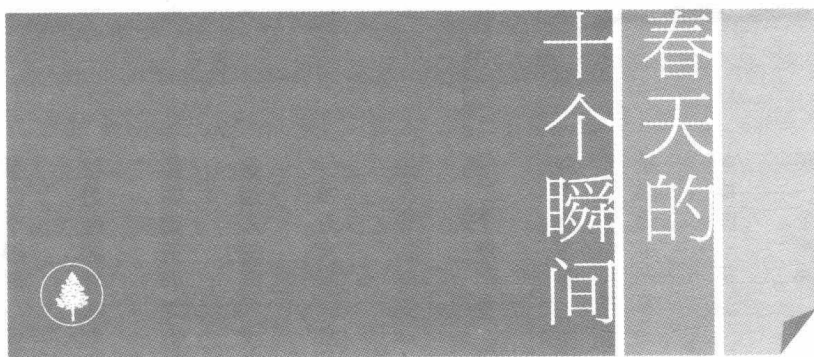
你不是
我的骑士，
我也不是
你的公主。
我们是
立足巉岩，
根系紧绕的
两棵树。

CS6
湖南文艺出版社

非外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天的十个瞬间 / 明开夜合著. — 长沙 : 湖南文

艺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404-8540-5

I. ①春… II. ①明…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3583号

中南天使(湖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春天的十个瞬间

CHUNTIAN DE SHIGE SHUNJIAN

作 者: 明开夜合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刘诗哲

策划编辑: 徐 璐

营销编辑: 黄欣霖

封面设计: 罗静颖

封面绘画: 陶 然

版式设计: 罗静颖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45mm×210mm 1/32

字 数: 241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540-5

定 价: 34.80元

Chapter 12

第四个瞬间 187

Chapter 13

秋刀鱼的滋味 1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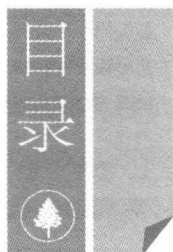
Chapter 14

将愿望折纸飞机寄成信 224

Chapter 15

看远方的星 258





Chapter 01	第一个瞬间	001
Chapter 02	故事的小黄花	018
Chapter 03	荒烟蔓草的年头	037
Chapter 04	吹不散的雾	060
Chapter 05	第二个瞬间	080
Chapter 06	生命在暗巷尖叫	090
Chapter 07	一起长大的约定	107
Chapter 08	天空是蒙蒙的雾	116
Chapter 09	琥珀色黄昏	137
Chapter 10	世界在雨中淹没	157
Chapter 11	第三个瞬间	181

C h a p t e r



01

第 一 个 瞬 间



蒋西池搬来芥花西巷的这天，是在八月末。路旁的摊贩被烈日烤得蔫头耷脑，凉棚下卧着一条老狗，伸长了舌头呼呼喘气。

蒋父蒋家平下了车，去后备厢卸行李。蒋西池把棒球帽往头上一扣，背靠着漆黑滚烫的车身，继续打游戏。

后备厢盖“嘭”一声关上，蒋家平拍一拍手：“东西都在这儿了？”

蒋西池的眼都没抬：“嗯。”

“那你自己进去吧，跟着外公外婆要听话孝顺，钱不够了给我打电话。”

蒋西池这才抬头，扫了蒋家平一眼。他蓝色polo衫已被汗浸湿，挺起的肚子上一片深色的汗渍。

“你不去跟外公外婆打声招呼？”

“今天先不去了……”蒋家平的眼睛往巷子里看，脚却是往驾驶室迈，“你徐阿姨下午去医院做检查，我得去跟前搭把手。”

蒋西池撇撇嘴。

蒋家平拉开车门，瞅着垂着头的半大的儿子，掏出钱夹，取出三张

整票，往蒋西池怀里一塞：“我下周过来看你。”

“我不要。”

“拿着吧。”

车走了，蒋西池才皱着眉收起那三张纸币，往行李箱外侧口袋里一塞。

一旁手支着冰柜卖冷饮的小贩看得津津有味，瞧见蒋西池目光扫过来，笑问：“小朋友，来支雪糕？”

“矿泉水有吗？”

“有有有！”小贩打开冰柜门，拿出瓶冰水递给蒋西池，接过五块钱，把三块钱找零递过去。蒋西池仍旧把那三个硬币往行李箱外袋里一塞，朝路边一蹲，拧开瓶盖，倒水洗了个手。

小贩：“小朋友还挺爱干净……”

蒋西池没理他，洗完手，把剩下的半瓶水随意往行李箱里一装，压低了棒球帽，一手拖一个大箱子，往巷子里走去。路面不平，坑坑洼洼的，拉杆箱轮子时不时陷进去。

莽花巷分东西，以河流为界。河没有名，因河浅，最深处也不过两米，久而久之，就被人叫作“六尺河”。北城这一片，六尺河附近的民居都是三十年以上的老房子。白墙黑瓦的建筑，高不过三层，搭搭建建，蔽日遮天，东家的晾衣杆上晒着西家的大裤衩，二楼的阳台上垂着三楼的黄金葛。巷内小卖部、理发店、五金店一应俱全，花花绿绿的招牌经日晒雨淋褪了色。巷窄，顶上天光一线，只有正午的时候，才能漏点阳光下来。

蒋西池此刻就正在阳光下行走，行李箱的轮子碾着路面直响，引得临巷的门脸房里有人探出头来张望。

又走两步，听见巷内深处传来一道女声：“阿池！”

蒋西池定住，向着前方看一眼：“外婆。”

外婆吴应蓉三两步到了蒋西池跟前，去接他手里的箱子。

“我自己提……”

“没事儿，我来我来。”

蒋西池抢不过，跟她打商量：“那一人提一个吧。”

临街铺里有人搭讪：“孩子真懂事，这么小就晓得心疼外婆了。”

吴应蓉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摸一摸蒋西池脑袋，和邻居寒暄两句，领着他继续往里走。

“你自己过来的？”

蒋西池本想说“我爸送的”，转念却顺着吴应蓉的话“嗯”了一声：“打车过来的。”

吴应蓉撇嘴：“恁大两个箱子，就让你一个人过来？”

“没事的，我爸工作忙。”

吴应蓉就更不高兴了，正要批评蒋家平两句，忽听前方传来什么东西崩碎的清脆声。

蒋西池抬眼去看，临街停了一辆摩托，一个身穿黑色长衣长裤的女生，正懒散地斜靠在摩托的皮座上，她脚边散着一地的陶瓷碎片。

对面铺子里，一个胖大妈拿蒲扇指着她，破口大骂：“你个没娘养的！你老子娘不教训你，今儿我来教训教训你！有娘生没娘养的短命玩意儿！”

女生抬起手来擦鼻子，做了个挑衅的动作：“来啊！谁不敢谁才是没娘养的！”

胖大妈顿时被女生激起了斗志，气得像个破风箱，呼哧呼哧喘气，撸起袖子，抄起地上的烧火棍就要冲过去。

女生还在连声鼓动：“千万别退缩，最好这一下就把我敲死！”

吴应蓉吓得心惊胆战，招呼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四邻：“赶紧拦着啊，要出人命了！”

这才有人上去劝架，抱住了胖大妈的胳膊，劝道：“别跟小姑娘一

般见识！”

女生微扬着下巴，笑着把自己斜倚的身躯摆正，两手插进衣袋。穿球鞋的脚踢踏着石板路面，朝着巷外走去。在与蒋西池擦身而过时，她的目光在他的脸上扫了一眼。

蒋西池也看了她一眼。齐耳的头发，拢着一张白净清透的脸，鼻尖上一点汗，眼里干干净净的，瞧不出来任何情绪。

吴应蓉把他的思绪拉回来：“赶紧走吧，饭要熟了。”

门缝里飘出一股饭香，吴应蓉掏钥匙打开门，外公阮学文端着一只海碗从厨房出来：“阿池。”

蒋西池放下行李，端端正正地喊：“外公。”

吃饭时，阮学文问蒋西池小升初成绩，听他报了分数，备感欣慰，往他碗里夹了几大块红烧肉：“多吃点肉。”

吴应蓉问：“成绩都能上市一中了，怎么非要来这儿读呢？”

蒋西池顿了一下：“给您添麻烦了。”

吴应蓉笑：“瞧这话说得，我巴不得你在我跟前。就是青野中学的师资力量和校纪校风，真比不上一中，外婆是怕你在这儿耽误了。”

蒋西池：“我上什么学校都能考北大清华。”

外公哈哈大笑：“不愧是我阮学文的外孙！”

东边侧门出去，隔了半米，沿着台阶下去就是六尺河。阮学文挨着墙根种了木香，藤攀在防盗网上，随着几缕微风，把一点儿阴凉筛了进来。

吃过饭，吴应蓉领着蒋西池去看房间。朝东的大房，仔细收拾过了，书桌上摆了一套新文具，床上寝具也都换了新的。

吴应蓉立在门口：“你外公听说你要来跟我们住，高兴得不得了，收拾了一周。”

蒋西池垂着眼道谢。

吴应蓉走到窗边，手指拈着窗帘：“新扯的，一层纱的一层棉麻的，夏天日头烈，你早上要是想多睡会儿，就把这个棉麻的也拉上。”

她掀开窗帘，拔了插销，去推雕花的窗户。蒋西池赶紧搭了把手，窗棂钝涩，“吱呀”一声打开了。

“这房间以前是储物用的，窗户常年不开，你开的时候用点力气。”

蒋西池点点头，目光不自觉地往外看去。过了正午，太阳已往西斜。隔了一条河的对面台阶上忽然出现一道人影。

那人黑色长衣长裤，手里提着一只红色塑料桶，沿着台阶缓缓走到了河边，把桶投进去汲水。装了半桶，颤悠悠拎起来，正要转身时，抬起了头。

吴应蓉忙将窗帘一掩。

蒋西池问：“外婆，怎么了？”

“这就是刚才在巷子里那姑娘……”

蒋西池已经认出来了。

“是方家的。”吴应蓉指一指河对岸，“不好惹，你躲着点儿她……”叹声气，又点一点太阳穴，“她妈这里有点问题，所以没人管教，不然女孩子家家的，哪里说得出口，说得出口……”那样没教养的话。

厨房传来阮学文的声音，吴应蓉应了一声：“阿池，你自己先收拾收拾，睡个午觉。空调遥控在抽屉里，热了自己开。”

外婆出去了，蒋西池拉开窗帘，那人影已经不在。

晚上吃冰镇酒酿，阮学文喝了几盏酒，有点儿醉意，长吁短叹，被吴应蓉赶去睡觉了。

蒋西池被拉着听了一番对他父亲的批评，末了吴应蓉抹泪：“你住的房间，就是你妈妈上学时候住的……没想到我们一把老骨头了……”

蒋西池如坐针毡，偏偏什么安慰的话也说不出。

到十点，吴应蓉也洗澡睡觉了。蒋西池冲了个凉，睡不着，悄悄开

了侧门，走到临河的廊下。夜里风有凉意，他往木头栏杆上一坐，两腿悬空。脚下就是六尺河，映着沿岸民居的灯火。

忽听“砰”的一声，蒋西池一震，循着声源望过去——河对岸模模糊糊现出一个人的轮廓，传来一句尖利的叫骂，紧接着传来“扑通”一响。

蒋西池顿了一瞬，反应过来是有人跳进了水里。他翻过栏杆，探出身，盯着河面。

水声哗哗，一颗脑袋在月光下起起伏伏，很快到了岸边。那人一只手扶着石阶，紧接着半个身体露出水面，手臂扒住阶梯，往上一撑，上了岸。

她晃一晃脑袋，把嘴里的水“呸”出去，湿漉漉的球鞋踩着阶梯，低着头一步一步往上走去。看到地上骤然现出一道灰蒙蒙的影子，她吓得呼吸都缓了，猛地抬头，才发现靠栏杆站了个人。

四目相对。

蒋西池看见她眼里的惊慌一闪而逝。

下一瞬，她飞快地撸下了胳膊上的衣袖，垂下眼，从他身旁经过，留下一地水渍，踩着高高低低的阶梯，消失在屋与屋之间那半米宽的间隔里了。

九月一号，蒋西池去青野中学报到。他起了大早，去桥头买了发糕、包子、豆浆等一应早餐，放在桌上，自己往嘴里叼了个包子，蹬上自行车出门。

初一（三）班教室里人声鼎沸，一个中年男人站在讲台上，一边打电话一边扯着嗓子喊：“先坐下先坐下！随便坐随便坐！还没交学费的先去食堂财务处那儿交学费！”便有家长牵了孩子过去问食堂怎么走。

蒋西池环视一圈，目光顿住——南边靠窗的最后一排，趴着一颗正在睡觉的脑袋。他脚步一停，提着书包，在南边第三排的位置坐下了。

到九点半，进进出出的人才消停。

中年男人清一清嗓：“我叫张军，是你们班主任。大家安静一下，我先点个名……”

蒋西池从包里翻出本书，一边看一边听张军念名字。

“樊丽。”

“到。”

“范之扬。”

“到。”

……

“方萤。”

没人应。

张军抬高声音：“方萤！方萤还没来吗？”

片刻，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响起：“到。”

张军皱眉：“怎么开学第一天就睡觉！”

还是那副懒洋洋的语调：“昨天没睡好呗。”

张军念叨了两句“注意休息”，点名继续。点完名，他指挥学生派发《中学生守则》《安全教育手册》，而后清清嗓，问道：“有没有同学愿意自荐当临时班长？”

话音刚落，一只手举了起来。

张军抬抬手：“很好，你是叫……”

“范之扬！”

他话音刚落，前后座有人嗤笑：“我看叫饭桶吧。”

蒋西池将目光从书上挪开，回头看了一眼。范之扬得了张军的表扬，乐得直挠后脑勺，肚皮快把格子衬衫的纽扣都绷开了。

“去四个男生，跟范班长一块儿去器材室把咱们班的教材搬过来。”

五个男生离开教室以后，张军便指挥剩下的人到走廊去，按高矮顺序站好。等其他人都拥出去了，蒋西池才放下书，走到门口。

方萤站在女生那队的第五个，耷拉着脑袋，没精打采地打了个呵欠。她这回没穿着黑衣黑裤，上身是一件白色T恤，下身是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

蒋西池收回目光，往队尾走去。

张军扯着嗓子：“先来四个女生，四个男生，一男一女同桌，去坐第一排！”

稀稀拉拉地进去了八个人。

“后面的，依此类推，别乱！”

话音刚落，顺序立刻就乱了——方萤进了教室，却没在第二排坐下，径直回了方才自己坐的位置。

“那位同学，你怎么回事！”

方萤不理他，往桌上一趴。

“那位同学！”

有人提醒张军她叫“方萤”。

“方萤！你给我站起来！”

方萤不耐烦地站起身，斜着眼，与张军遥遥相对：“干吗啊？”

“你懂不懂什么叫纪律？”

方萤轻嗤一声：“我远视，坐前面看不清。”

张军气得脸红一阵白一阵，鼓着眼睛瞪了半晌，挥一挥手，招呼后面的学生继续往里坐。

倒也没见方萤有太多的表情，她一屁股坐下去，把刚发的《中学生守则》摊开，往前一竖，盖住了脑袋。

两列队伍很快只剩下短短两截，蒋西池提着书包跟着前面的同学走进教室。他的座位是倒数第二排，恰好在方萤前面。

蒋西池拉开椅子，坐下，目光扫过方萤的头顶。教室里闹成这样，亏她还能睡得着。

没多久，五个学生把一捆一捆的教材搬回了教室。临时班长范之扬

自告奋勇，把每科的书分成四摞，每摞十六本，搁在第一排的桌子上，让大家往后传。

蒋西池接过前面传过来的最后两本书，往自己桌上扣了一本，将另一本往后递。

没人接——方萤还在睡觉。窗户大开，吹进点儿风，吹得她发丝微微拂动。发丝很细，又似乎很软，发梢上染了一点光。

蒋西池收回目光，将最后一本书往她手臂旁边的空处一拍。

方萤一下醒了，茫然地摆头看了看四周，才意识到这是在教室。她把桌上的语文书收起来，拿手背擦了擦睡得发红发热的脸，脚一蹬，椅子往后倾斜，然后她懒懒散散地靠在椅背上。

没一会儿，第二本书又过来了。前面的男生没回头，手臂越过肩膀往后一递。

“靠后点，我拿不到。”

那手纹丝不动。方萤“喊”一声，不得不坐直身体，把椅子往前一挪，从男生手里接过书本。

发完书，张军进行下一项事宜——班主任寄言。

“从小学升到初中，意味着你们要进入一段全新的旅程……”

废话连篇。方萤撇撇嘴，从书包里摸出一支圆珠笔，把发下来的十几本教材一一摊开，龙飞凤舞地在扉页上写下名字，每个字像拳头一样大。

张军总算废话完了：“好，现在从第一组第一排开始，大家依次进行自我介绍——安静点，不要讲小话！”

方萤打了个呵欠，翻开语文课本，才发现初中的语文课本已经不是全彩的了。她随意翻到一页，百无聊赖地扫了一眼：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

她左手托着腮，右手一页一页往后翻书，忽听前面的座椅有响动，抬头一看，前排的男生身体挺直，两手很随意地插在裤袋里。

“我叫蒋西池，西方的西，水池的池。”顿一下，没再说什么星

座、爱好之类的，直接坐下了。

轮到方萤。

“方萤。方向的方，腐草为萤的萤。”她声音不大，说完干脆地落座。

张军走上讲台，继续进行下一项。方萤把书拿起来，准备接着翻时，坐在前面的蒋西池突然回过头来，看了她一眼。

方萤一愣。这个人，就是昨天晚上的……她把衣袖往下一扯，盖住了手背，挑眉问：“干吗？”

蒋西池淡淡一瞥，又转回去了。

方萤撇撇嘴：“莫名其妙。”

中午十一点，冗长的开学报到总算结束，张军嘱咐完大家明天准时上课不要迟到，便离开了教室。他前脚刚走，后脚就有三个学生朝方萤走过来，把她围住。

三人两女一男，分别叫万紫琳、孔贞贞和魏明。

万紫琳轻轻撞一撞方萤的手肘：“阿萤，厉害啊，第一天就敢顶撞班主任。”

魏明附和：“这什么老师啊，太事儿了！”他身材敦实魁梧，像个北方汉子，一激动起来，声音却又尖又细。

方萤没搭腔，把发下来的新书往抽屉里一塞。

万紫琳：“阿萤，下午出去玩呗？我剪头发了，发现没？”

方萤抬头看了一眼。大半个暑假没见，确实觉得万紫琳似乎有哪里不一样了，但具体是哪里，她又说不清楚。

万紫琳把外面的头发拨开，露出里面一缕烟青色的头发：“好看吗？”

“嗯。”

万紫琳抱住方萤的手臂撒娇：“一起出去玩呗，咱们去拍大头贴，善哥还说了请我们唱歌。”

“我下午还有事，你们自己去吧。”

万紫琳撇撇嘴：“怎么每回喊你出去你都不愿意啊。”

“真的有事。下周不是你生日吗？那天去吧。”

万紫琳的脸色阴转晴：“你记得我的生日啊？”

方萤点点头，看向噤里啪啦按着手机键盘的孔贞贞：“魏明，贞贞，你们去玩。”语罢，提起椅子上的书包，往肩上一挂，“走了。”

外面热气逼人，方萤跨上自行车，把书包挂在把手上。自行车动起来，才觉得有一点风，然而顶上烈日灼灼，秋老虎肆虐，很快，她热出了一背的汗。

方萤加快动作，忽见前面摊子旁一人跨上了车，往斜前方刹去。

她赶紧按铃，定睛一看，是蒋西池。

他忽然两手都松开了车把，不知道在捣鼓什么，车歪歪扭扭地走了一个S形，就在快倒下的时候，他不慌不忙地握住了车把手，紧接着，一张花花绿绿的东西，被风一刮，哗啦啦往后飞来。

方萤急忙往旁边一让，那张花花绿绿的东西轻飘飘地掉在了地上。

是冰棍的包装纸。

方萤翻了个白眼，一蹬踏板，赶上了叼着冰棍单手骑车的蒋西池，说：“装！”

蒋西池一顿，就看着方萤从身旁掠过，绝尘而去。她那辆自行车实在是太破了，“嘎吱嘎吱”作响，像要散架了一样。

蒋西池不紧不慢地吃完了一支冰棍。自行车过了桥，到了养花西巷，里面的路坑坑洼洼，不好走，蒋西池从车上下来，把要垮下去的书包往肩膀上甩了甩，推着车子，走进巷内。

巷内的清凉空气扑面而来，身上暑气立时下去大半。走过半条巷子，忽见前面一道熟悉的身影，蒋西池顿住脚步。

方萤。

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正攥着她的细瘦胳膊，十分用力，像是螳螂钳着蚂蚁的两条细腿儿。那男人猛将她胳膊一拽一推，低喝：“赶紧给我道歉！”